



红凉鞋

张涛 著

激情荡漾的青春由谁来题记，
醇烈如酒的中学时代由谁来收藏？
如韩寒春树那样的少年写手吗？
还是听听作家张涛的青春恋歌《红凉鞋》吧！

陕西人民出版社



红凉鞋

张涛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凉鞋：我的中学时代/张涛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ISBN 7-224-06955-8

I. 红... II. 张...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057913号

书 名:红凉鞋

作 者:张 涛

出版发行: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西安利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32 开 12 印张 4 插页

字 数:250 千字

版 次: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4-06955-8/I·1164

定 价:21.00 元

诠释的是青春记忆(代序)

李 彬

国政先生嘱咐为这本书写序时,我没有丝毫的迟疑或推诿;我敬重他孜孜不倦;诲人不厌的伯乐之风。我应当薪传这种成人之美,助人为乐的雅怀风范。其次,他介绍说张涛也是周至乡党。“乡党”二字如沐春风,何其亲切,冰释化解了我对这部厚厚书稿产生的畏惧。数年来,我为家乡的文朋诗友写过序评之类的许多文章,殚精竭虑,尽职尽责。但我仍觉绵绵之力,难慰拳拳之心。我真诚的希望家乡涌现更多更好的艺术作品和艺术人才。阅读《红凉鞋》时这种感觉愈加强烈,更为欣喜。



我和张涛见过几次面,瘦瘦的,很文气的一个小伙子,质朴热情,谦和腼腆,很诚恳的为我们作家书画院服务过多次。但没想到,不声不响,少言寡语的张涛却像雨后清新的风,润边含碧的草,不经意间蔚为大观,施施然捧出一部厚厚的作品,令人咋舌,令人堪羨。

红 凉 鞋

1

作者讲述的是一个激情年代的青春故事,是一段真实生活的艺术再现。中学生活是人人都要经历的人生过程,是人人都会羡慕的理想年代。如痴如醉,如火如荼,随便撷取一枝一滴都会春色烂漫,香醇如酒。张涛所截取的生活层面,与其说是作者对沉沉往事的文字观感,不如说复活了我们心



中纯纯的一段记忆。成熟聪慧的徐海、幽默俏皮的“猴子”、坎坷不幸的吴玉成、朴实憨厚的张喜娟、俊秀洒脱的段碧云、绰约其中的王雨荷，以及茅屋草舍，秋树春花；小河里摸鱼，校园里打架；老县城旅游，宿舍里戏耍；学习的压力，情感的冲动，人生的选择……这些感知笔下的艺术载体，无不在我们记忆之中汨汨滔滔，络绎不绝的涌现出来。学生生活，清苦而又温暖，单调却不贫乏；激情岁月，浪漫而不固执，炽烈而不狂热。作者满怀真情地走在记忆之中，回忆之中，慢慢地嚼，细细地品，轻松舒缓，娓娓道来，为我们灵动而真切的诠释了一段青春记忆。

“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单纯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前途无量，同时也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起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一个方向。”狄更斯在《双城记》扉页题署的话语，成为青春岁月最好的文学概念。青春的岁月像条河，舒缓流出的是静静的心音，从中不难看出，作者描述的不但是浪漫难忘的一段往事，一束记忆，而是自己人生历程的情怀观感。正因为如此，他写起来灵动自如，备感亲切，青春映象，纷至沓来。可喜的是，年轻的张涛却笔墨老到，视野开阔，笔下的山川风物，历史典故，人物形象，肢体语言等文学笔法真切到位，质朴真醇。你很难不为他的经历阅历，叙事功力感慨叫好，如他笔下的春种秋收，锄草种菜，戏耍打闹，乃至邻里之间的口齿纷争，礼仪往来，以及初为小贩瞬间的感受都自然真切，形象传神，丝丝缕缕地传递出关中农村特

有的风致。大量方言的运用也使笔下的人物平添了一种生动，一种厚实而真切的地域文化特色。读来清爽自然，如饮甘泉，读后乡情纷纷，乡音袅袅。

往事并不如烟，并未随风逝去，而是珍藏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沉淀在我们生命的根部，不时翻起我们对过往岁月的怀念。这怀恋培植着昨天，今天和明天，也培植着过去，现在和将来。长篇小说不仅是语言艺术，也是结构艺术，充实故事构筑的不只是风物还有人物。小说首先是人的艺术，故事由人物来做框架支点，脉络血肉。人物活动的过程组构了故事，又在意蕴的暗示下成为故事的具体形态，丰富和升华着故事的内涵。而书中涉及的几个人物虽栩栩如生，各有千秋，却都是浅尝辄止，并不丰满；点到即止，稍显单薄。人物形象的面面俱到缺乏更为理性的取舍，影响和削弱了故事的张力，使故事的铺排和剪裁稍显琐碎。青春的记忆固然是取之不尽，受惠终生的丰富矿藏，但只有撷取其英，淬炼其精才能成为真正的宝藏。虽然，我不想给这部张扬着青春激情的小说增添更多的负重；有这么一段美好的回忆，就足够我们咀嚼品尝了。但不能不对张涛提出更多更具体的艺术要求。《红凉鞋》是张涛人生历程的一个适时小结，也是文学生命的一个萌动之程，其始步之高，让人欣慰和羡慕。张涛还很年轻，还有更长的路要走，也有更多的学问要作。我希望他穿着这双令人耳目一新的《红凉鞋》健步如飞，越走越远。



痴人说梦

——写在出版之前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位天才。

我能够像那些天才们一样，十几岁时文章就被选进中学的课本。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我就憧憬着有这么一天，也能够写一部童话故事。可是我的伙伴们眼中的世界变化得太快，他们对我创造的童话世界一点也不感兴趣，因为我眼中的世界只是南山支撑着的那片天空。

中学时代，我仍然坚信，在我的中学时代结束之前，我能够写出一本大部头的小说。

我坚持写了，但在我中学时代结束之时我却没有勇气把写出的文字给任何人看。

大学的几年里，为了文凭也为了获得学位，更为了能够寻找一份我能够驾驭的工作并且能够让我留在这座城市。在进入社会之前，我不但没有写出小说来，我把中学时代写的文字也拿出来统统毙掉。

参加工作后，我依然坚信自己如果在30岁之前能够完成我的人生的第一部小说，那么我仍旧可以成为天才，仍然可以继续我是天才的梦想。

眼看着时光就要接近自己预计的时限，我的小说因为终日里为了工作忙忙碌碌的我在时断时续地进行着。

2003年四五月因为“非典”，我终于可以腾出不少空闲，





至少我有借口取消一切不必要的应酬，回到家里安心写我的小说，终于我在2003年6月4日凌晨5时30分完成我的小说的前半部分。

“非典”期间的种种禁令取消之后，我又卷入了来自工作中方方面面的应酬。

在我完成2003年的所有工作，做完2004年的计划后，冬去春来，季节更替之际，终于我找到了足够我完成下半部分文字的时间。

2004年春节前的四天，也就是2004年元月18日凌晨5时43分，我为我的小说最后一个文字划上了句号。

我终于可以继续做我是天才的梦。尽管在文学艺术的跑道上我是一个坚持者，也是一个初学者。我的文字能否被大家接受？我知道这在于我有没有勇气在2004年春天里把它拿出来。

1

乘李世祥不备，李兴社带着徐海和吴存柱从自己二爷家的西瓜地里滚出两个大西瓜。

他们钻进村子东头河边的玉米地里，用拳头砸开西瓜，一人一块，狼吞虎咽，开心地吃着，谁也顾不得说话。在西瓜地里偷瓜那阵的提心吊胆全抛到脑后。吃完的西瓜皮被他们扔到河里，在河里打着旋儿像舟一样顺着河漂流下去。

吃完西瓜，他们躺在河边的草地上，捧着鼓起来的肚皮在阳光下曝晒。

玩累了，他们仨就准备回家。在村头，他们被李世祥挡住。徐海、存柱和兴社没有跑成，被逮个正着。李世祥拧着兴社的耳朵走在前面，吴存柱和徐海耷拉着脑袋跟在后边来到兴社家里。李世祥把他吃旱烟的烟锅头在兴社的脑门上一敲，说道：“你这个狗崽子，你偷我的西瓜，别以为我没看见。你啥时候来地里，我没给你吃瓜？”

兴社他妈杨巧侠骂儿子：“真不是东西，你爷那么疼你。”

李富举把他新买的烟叶拿给李世祥，说：“这家伙瞎得





很。二爸，你抽我这烟叶。”

李世祥给自己装上一锅烟，眯着眼抽上一口说道：“哎——，看着这些娃们，我就想起年轻那阵子。那时候我们可受罪了，上树摸麻雀蛋都摸不着，早让人给摸走了。”

“是啊！娃们今天多有福！就是不知道珍惜，眼看这就要上中学了，在过去，家道好一些的，像他们这年龄都娶媳妇了。”兴社他妈杨巧侠说。

徐海、存柱、兴社听到杨巧侠的话都做鬼脸笑。

徐海他妈李玉梅闻讯赶来，看见李世祥就说：“二叔，娃们不懂事给你添麻烦了，他们吃了你的瓜，我赔。”

李世祥把烟锅在板凳上一磕说：“玉梅，你说哪里话，就不兴我给娃们吃两个瓜？看你说得见外的。说实在的我喜欢娃们。”说着又装上一锅烟把烟点着深深地吸上一口，或许是吸得太猛，李世祥咳嗽了一阵。

李玉梅和杨巧侠聊了一阵闲话就回家去了。临走对儿子徐海说：“你看一个暑假，你们仨就像放羊了，眼看就是一名中学生了。”

中学生就不许这么开心地玩了吗？徐海、李兴社和吴存柱不知道。

2

开学了真好。

徐海从报到处拥挤的人群中挤出来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现在已经是初中一年级的一名学生了。

新的学校对徐海并不陌生，就在徐海曾经读书的小学的对面。在徐海上学前班的时候，一次雷阵雨中教室塌了，他们就在新建的中学临时借了一间教室上课。

徐海在报到处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一位长得很像傅艺伟的女孩正伸长脖子排队等着注册报到。女孩雪白的脖子，雪白的衣裙，圆圆的屁股看得徐海心直跳。

去年全县迎六一鼓号队大检阅。玉泉乡从全乡二十四所小学抽调了一百多名各年级学生组成鼓号队，统一在乡政府所在地关中村村小学操场集训。五月的天气，麦黄时节，很热。徐海作为一名小号手参加了这次集训，徐海在报到处看到的女孩正好是鼓号队的指挥，他们一遍又一遍的在排队演练鼓号，徐海看着女孩舞动指挥棒的身姿很美，常常忘记了举号和吹号。





中午，乡里给徐海他们这些鼓号队员在乡政府的食堂搭大灶，每人中午管一碗烩菜泡馍。大家打了饭就三五结队蹲在乡政府的院子里或蹴在乡政府门前的广场上吃。女的则三五个扎成堆凑在乡政府办公室外的屋檐下的墙跟前吃。徐海打好饭正准备蹴在一处自认为安静的地方吃饭，不料迎面泼来一碗残汤，一位女孩差点把他按倒爬到他身上。徐海的眼睛灌满残汤立时蹦出几滴眼泪，看不清东西了。手中的馍掉在碗里，差一点把放在地上的饭碗砸倒。

徐海听见一个女孩丢下碗跑了，但另一个女孩子却走了过来，徐海强忍着残汤中辣子和醋对眼睛的刺激，睁眼一看，女孩正对着他笑。

“有什么好笑的？”徐海很生气，很想质问女孩，但看见这样的笑容他却再也提不起怒气。

“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的。”女孩依然笑着说。

“我们？”徐海反问。

“是啊，我不知道这边墙根前还有人，就把她推了一下，想不到就撞到了你。”女孩解释说。

“去吧！去吧！”徐海无可奈何地说，他知道此时就是发火又能怎样呢？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

女孩想不到徐海这么大度，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徐海看见说：“怎么还不走？”女孩确信徐海不再计较了，就又含着歉意笑着说：“实在对不起。”说完就捡起刚才那个女孩丢在地上的饭碗跑了。

眼前这个女孩正是那日里遇见的女孩。女孩正穿着一身雪白的连衣裙，一双漂亮的红凉鞋，踮着脚尖伸着雪白的

脖子数着排在自己前面的人数。徐海看见女孩，寻思着女孩会不会和自己在一个班。

徐海的班主任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皮肤很白，短发，嘴角有一颗痣，鼻梁上架一副眼镜，她看见徐海就说：“快回教室吧。”

徐海是在报名后注册时见到过自己的班主任，只知道姓孙。他就跟在孙老师的身后向教室走去。

新堡子中学是玉泉乡第二中学，学生大多是附近凤鸣村、吴家堡、新堡子等几个村里的。学校眼下有一座两层办公楼，三排每排都是12间的教室，每三间一个班级，由校门左起第一排教室依次向后分别是初一年级、初二年级、初三年级。

从办公楼到初一三班大约走五分钟的路，路上看到有的年级的学生正在自己老师的组织下向教室搬桌椅，有的则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话。

徐海看见吴存柱正撅着屁股爬在初一二班教室的窗台上擦玻璃，存柱没有看见他。

初一三班门前早已等候了许多学生。从他们的神情中可以看出他们在等待着自己的班主任也来安排他们打扫卫生，好能够早早坐进教室。透过初一三班教室的窗子看去，教室里边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几扇窗子上还没玻璃，空框框的。教室的黑板上还留着上届学生毕业时留在黑板上的字。班主任老师把自己班的学生集中在空旷的教室后就开始点名，教室的桌椅被集中在校后勤处的库房里，打扫除后才能领取。徐海看见了那个在报到处见过的女孩，并且得



知她叫段碧云。

徐海的初中生活就从打扫除开始。

大概是同学们经过一个暑假的休息之后，带着对新开始的学习生活的希望与喜悦，大家参加劳动的干劲很足。班主任老师安排完劳动任务后，大家都开始分头执行。

与徐海一起给教室打水的是一个长得很憨厚的男孩，个子比徐海高一些，人也长得壮实。他挎一个黄军用挎包，鼓鼓的。

在学校操场东北角有一口水井，这是一口在北方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还能经常见到的水井，石头铺砌的井台，井台上一架辘轳，井绳是很粗的麻绳，因为这学校已有六七年的历史，这水井也有了六七年的历史。井台上的石头和辘轳一样被磨得锃光。

徐海很利索地把水桶放进井中。绞水的时候，与徐海一起打水的男孩也帮着转着辘轳把。他们的谈话就从这口水井谈起。

水打上来了。水桶放在井台上，水在水桶中一闪一闪，晃动中可以看见人影。

那男孩先说话。他说：“你们这里还没有我们那儿吃水方便。”徐海看他一眼，听他继续说：“我们那儿吃的是从山上淌下来的泉水。”

“可是深井水甜呀！”徐海心中一股强烈的故土情结涌起，他不服气地说。

那男孩弯下腰趴在水桶边猛喝一口水，喝完他用衣袖擦擦嘴说：“是有些甜。”

徐海骄傲地说：“这水人渴了，喝上一瓢比喝酸梅汤要解馋得多。”

那男孩说：“我们那儿到了秋天，坡上的山葡萄、八月红能叫上名儿的，叫不上名儿的果子多了去了。把它们从树上摘下来泡在山泉里洗净吃，别提有多好吃了。”

徐海很向往大山里的生活，尽管那南山站在他家后院就可以看见，走路大概有四五十里路，可是徐海并没有真正进过南山。关于南山的种种神奇，他是点点滴滴的听村里经常跑山的人谈起。

徐海只去过箭岭，紧挨着南山的一个小村子，是玉泉乡所属最偏僻的一个行政村。相传当年王莽追赶刘秀，追到此处，急取弓搭箭直取刘秀，不料却射中一峰，即今天传说中的地名。徐海去过箭岭，箭岭生白土，去年腊月春节前家里粉墙，他跟兴社他爸去挖过白土。骑自行车从新堡子村走大概有 50 分钟的路程。

一说到吃，徐海的舌腺立即活跃起来很快分泌出许多唾液来直往肚子里咽都来不及。徐海就不再说话只听那男孩讲南山里的故事。

通过谈话，徐海才知道眼前这个男孩就是箭岭人，名叫吴玉成。

时间过得真快，一个上午就在热热闹闹的劳动气氛中结束了。教室桌椅已摆放得整整齐齐，门窗擦过了，能看见水抹的痕迹和褪了红油漆的窗木，黑板已被擦过，地面才洒过水，一股泥土的气息。徐海刚刚和吴玉成聊熟，并选择坐同桌。吴玉成把他那黄军用挎包从桌洞里拿出来，从包里摸出





几个洗干净的苹果状的小果子递给徐海吃。徐海发现吴玉成的黄军用挎包中还装了几个花卷馍。

“都洗干净了，放心吃。”说着吴玉成拿一个果子大咬一口，徐海学吴玉成的样子把果子放进嘴里吃，一丝酸甜直沁心脾。

中午放学，因为是开学的第一天，学生灶尚未正常，班主任孙老师让家在学校附近的学生领那些远路的同学去自己家里吃饭。徐海便邀吴玉成去自己家里吃饭，吴玉成拍拍那黄军用挎包说：“中午凑合吃一顿算了。”

九月的乡间，还能感觉到几丝盛夏留下来的灼热。地里的玉米林吐着白的、红的火焰，一阵风吹过，使马路上的人们很能感到凉意。不知是谁的比喻真好，玉米林就像手握红缨枪列队的少先队员整整齐齐地站立着。看见玉米林，徐海想起自己和存柱、兴社小学时期一起在玉米地里捉迷藏的事。兴社在他们中间最小，做事行动慢。存柱和徐海经常会在兴社要走过的玉米林里挖个陷阱铺上草，兴社老是能栽进去，而且半天爬不上来，还坐在坑沿上傻笑。穿过村头的玉米林在河边有一排柿树是风鸣村的。存柱和徐海、兴社仨个经常去爬树偷摘柿子。存柱比他们年龄大一岁爬树，徐海放风，兴社负责搬运摘下来的柿子。有好几次存柱和徐海跑了，被抓住的还是兴社。有一次让兴社放风，结果仨人全被抓住，事后兴社告诉徐海是他有意的。

李兴社今年被分在初一四班。

“黑子？”一起走在回家路上的徐海和存柱都同时想起了李兴社。

“怎么没看见他?”

村头的什字路口,徐海看见大伯徐继才正站在铁匠铺门口,背着手,手里还捏着他那旱烟锅。徐继才僵直着脖子向北瞅,什字北还能看见几个离去的背影。不用问徐继才又输钱了。

在徐海的记忆里,大伯只有输钱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表情。大伯平时不是赌钱就是拿几个麻钱和生锈的勺子之类的东西说是古董到处跑。徐海对古董的概念来源于大伯,大伯手中所谓的古董都是一些生锈的东西,能生锈自然就是时间长,越是时间长的东西就越值钱。

徐海从来没有见过大伯靠古董发财过。大伯家两个女子改改和巧巧都是在两年前出了嫁。儿子改社早早就不上学在外闯荡,现在在省城的一家面包厂里工作,不然粮食又得借着吃。如今大伯家里就余下小儿子改强,改强今年5岁,还没有上学。徐继才的老婆因为怀改强的时候碰上抓计划生育,四处躲藏,伤了身体,生下改强后不久便去世了。

徐海像往常一样向大伯徐继才打声招呼。徐继才这才从那早已定格的状态下还原,一只手扶着烟袋,一只手握着烟杆装烟丝,接着干咳一声,从喉咙深处深深地吸一口浓痰吐出来,然后不紧不慢地冒出一句:“放学了。”这才挪动他的步子。徐海发现大伯走平路的样子像走下坡路,走不好就容易滚沟的样子。两个肩头慢节奏的起伏,像一架破车。看着大伯徐继才的身影,徐海心头涌上一股对大伯莫名的可怜之情。

徐海回到家里,母亲李玉梅已在扫灶下的柴火,饭做熟

